

越
縵
堂
文
集

越縵堂文集

卷六

會稽 李慈銘

跋何氏學 同治十二年七月

吾鄉章實齋譏近儒著述多自稱某某學謂誤用漢書某經有某氏之學語而不通案近儒經說之稱某某學者乃用何邵公公羊解詁稱何休學之例明謙辭也非用漢書儒林傳語章氏疏於經學自蔽而嫉賢好詆切疏時江鱷濤戴東原汪容甫洪北江諸君子以自矜大而其言又失之不放若何氏此書不過攷據雜文且有代人酬應無聊短篇而竟題其書曰何氏學則真妄而不通矣漢曰某氏學者謂此經師弟傳授有此一家之學也是固名何經傳何人而謂此何氏之學乎其書汜濫雜博一知半解時可節取而逞臆武斷雜引不根氣囂志張高自標置如校正逸周書名爲周書後定謂不當有逸字而自譽曰囊括大典網羅衆家補正福建舊

志名爲東越志謂不當稱閩而自譽曰大賢君子函雅故通古今又取逸周書商誓解王若曰告爾伊舊何父之文自稱曰伊舊何父夫本書此文缺不可知詳其後曰乃殷之舊官人及太史比小史昔等則伊舊者指商之舊臣也而以自號果何義乎以久依其鄉人陳尙書若霖而代擬崑瑣弁言亦都入集旁注曰代望坡先生而望字皆空一格又以乾隆丙午舉於鄉本與阮文達爲同年而以文達督兩廣時聘修廣東志遂稱文達曰太夫子又何其徇俗而自卑也然其申經訓辨雅誥于聲音文字之學時有補苴存其書焉可矣

十九册二
十頁上

跋三不朽圖贊

右張宗子先生所撰凡一百八人其自序言與徐楚公沿門祈請得其遺像繪而贊之先生文獻世家著述甚夥平生精力注於石匱藏書谷提學應霖因其槩本以爲明史紀事本末其餘傳者惟陶菴夢憶寥寥短書余里居時嘗見其詩文集鈔本初藏吾家柯谿小李山房後爲富人孫姓所

得劫後已不可問其西湖夢憶錄鶻舌啼血錄余姻杜氏大吉樓藏有寫本今亦付之兵火此書舊版藏南街朱氏稍有缺壞聞朱氏略增補之未幾以版鬻之人余家所藏猶未遭改補之本經亂幸存世所僅見張氏搜羅潛曜具費苦心先正衣冠儼然可接較之會稽先賢傳後賢傳會稽典錄諸書尤爲有功越紐惜其強分三立之名中又各分子目以致時代雜糅冠笄相間且輕重失倫可議者多陽明理學不能掩其功業龍谿與石簣石梁學術相同宗風是煽而王在理學陶則一居隱遯一在文學其所抑揚淡爲未喻倪施諸公殉國之烈豈讓孫陸忠烈忠節何以區分餘姚陳孫兩家宰正色立朝非僅清節章格菴風力甚著不得以隱遯概之若水高首陽比節非可伍之峴巖山澤之癯至於張氏內山肅之兩公志播清芬子孫恆事然一居功業一居文學此有公論非可強求金伯星鄉里善人孫月峯批尾之學何足以當不朽金庭相國區區自守多累蛟門醜謹可稱略無補拔身叢衆疾黨禍以興平心而言功不抵過以與木齋並

美何喬同傳老韓張氏與朱世姻故并相國之父亦入清介董中峯阿附
張桂集矢陽明險枝爲懷何名剛正而若山陰徐甫宰之戰功會稽錢文
貞之相業章侍郎敵之清節上虞潘太常府之學行何以反見遺漏義興
侯鄭遵謙雖行事不甚醜然糾旗舉族首倡義師危陞海隅卒於夷滅豪
傑之士生氣凜然陶菴闕之或有所諱然觀其葉節愍汝菴贊於義興頗
有微辭是亦有意沒之者又攷其序題庚申八月時爲康熙十九年溘亡
已久而越人之殉永歷者若中湘王何忠誠大學士嚴忠節皆功烈甚偉
或以道遠未得其詳故不及載耳至蔣定西者明史諸書皆云江都人今
揚郡蔣氏其族尙盛陶菴引爲越產聞諸暨祠堂蔣氏祠堂中亦懸其緯
楔蓋以祖籍在越支派遠分鄉黨相夸援爲光寵入之於此則爲贅坵姜
光祿諫儲一事明史及諸說部無有言者攷萬歷十四年二月戶科給事
中姜應麟首請建儲自是繼請者百餘人未嘗有姜鏡之名而當日禮部
諸曹因國本得罪者有郎中于孔兼員外郎陳太來董嗣成亦無光祿之

名且二姜同爲浙東人同登萬歷癸未進士給事後亦贈光祿少卿不應同以爭儲罷官後又同得褒贈而給事之名赫赫在人耳目此獨泯然無迹惟有越人知之者蓋光祿之子宗伯既貴其後仍世顯榮容有飾辭後來毛西河文集亦載其事要皆本其子孫之辭然不敢質言也徐檀燕僅有官大同副使時劾首輔方從哲一疏見明史從哲傳時爭紅丸之議主客紛紜朋黨裨闔迄無定論來馬湖明史無傳惟畢自嚴傳稱其爲兵部主事趙彥傳稱其爲天津僉事魯欽傳稱其爲監軍按察使南疆佚史稱其爲膠萊兵備蓋一生以戰功著不宜以博學目之至徐孝子允讓死於元末胡大海圍越之兵事見保越錄元史亦載之是當與其烈婦潘氏皆歸之元代不應入明其他官爵之誤者如韓五雲官止副都御史而以爲左都御史周海門官止南京尙書卿而以爲工部侍郎趙麟陽官左都御史以憂歸召拜刑部尙書未至卒其先在南京則歷刑禮吏三部尙書而以爲歷官刑禮二部尙書明代以南京爲閒秩猶唐宋之東西京分司

故紀載必加南京二字以見其非真拜若北之七卿爲政事所出故明史特立七卿表而左都御史最爲清要與冢宰相出入矣孫侯居贈光祿寺少卿而以爲贈光祿寺卿孫官主事褒贈例得五品卿不得至三品也朱越醇於萬歷八年官太僕寺卿其罷歸當在是時而謂萬歷五年因太子出閣講學翫其畫扇不聽書爲講官所言罷官神宗即位幼沖時方就學安得更有出閣之太子蓋觀扇者即是神宗而鄉俗誤傳以爲太子陶菴因而載之又於徐龍川謂越中四諫自公首難案明史言謝瑜葉經陳紹與徐樞上虞四諫謝首疏劾分宜在嘉靖十九年分宜長禮部時次疏在二十一年分宜初入閣時葉疏在二十年陳疏在二十一年繼謝次疏在後而徐疏直至二十九年俺答入犯時是四諫徐最在後凡此皆有待於攷正者要其文筆簡潔所載佚事多有出於史傳之外者老成典刑後生有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矣同治六年歲在強梧蟬

鳩孟春十日後學會稽李慈銘識於受禮廬

跋張文節公遺集

壬申之春鄭僉侍郎以錢塘張文節太史遺集屬爲審定而付之梓迺盡兩日之力勘得詩一百七十首勒爲二卷太史忠孝大節炳著國史易名賜祠哀榮備極固不藉詩以傳然即其所著深秀清夷遠絕塵表言必衷欵藻不外飾謀篇審勢動合規矩近體諸作尤冲秀諧婉具體王孟躡迹錢郎而白雲之思春暉之悉蓋無時不三致意焉夫安仁奉與仍陷白頭之辟始安絕裾遺恨朱衣之妖出處難言古今所惜太史以承明之英備師儒之選龍樓侍讀朱邱傳經先帝歎其盡言諸王視爲嚴傅回翔臺閣需次大用而齧指撫心聞警請急閒道冒烽星奔歸侍卒之青犢之餓不避孝子黃巾之毒乃囁大儒白華者蘭香烈於一炬卷蔬有艸心拔而千秋朝野齎嗟人倫悼痛或疑太史之吐屬清華棲託和粹宜享貴壽以輔承平豈語言之莫徵抑報施之或爽而不知焦原死孝榮於鼎鐘闔族歸仁教被蝨青天之所右固不以彼而易此也侍郎齊年結契禁近同官拜

賜傳宣聯珂接佩獨奉延英之對愴懷竹林之游而元冠告期難憑薄楮
碧血湛族莫問遺孤於以授香殘篇殺之青簡流連風義仿悲平生巒坡
賜園等爲塵劫龍鳳殘燭比其淚痕蓋不僅歎彥先之琴哀山陽之笛矣
會稽李慈銘跋

書沈清玉先生冰壺集殘本後 五首

會稽沈清玉先生乾隆初舉鴻博罷歸所著詩文皆嶄絕自喜議論卓絕
不可一世書多未刻人罕見者同治己巳中表張存齋以增眎予鈔本一
小冊皆國初人小傳大指主於儒林而明之遺老有專傳有合傳有附記
有論顧不著撰人名氏亦無目錄首尾余據其中遺獻張白雲先生傳下
注云吾鄉余若水先生風格與先生仿佛又沈求如諸先生傳下附記云
戴山人譚訟過條有香一炷水一盃等語顯近枯禿其嗣孫子志丈與予
交時年已八十餘嘗言此是史孝咸竄入者李寒支先生傳論云先生文
大都仿佛劉文泉家下賢知其入爲乾隆初會稽沈氏以文筆議論推之

決出清玉先生手甲戌在京師蕭山魯縣令燧光來謁選魯故多藏書余
舉此詢之魯曰先生文有寫定本二十餘冊道光中購得之郡城沈氏遺
經堂其中大半諸遺獻及國朝名人傳今亂後失去烏序是則先生之集
未知是否尙在人間而是區區者出於狐狎所噉之餘尺壁寸球宜相寶
惜而存齋已先一年卒其本亦不可得矣幸己巳日記最其大略因書而
錄之傳先正之典型示後人以矜式雖僅千百之什一而儒學源流粲然
可尋鄉里佚聞裨益不少有志之士或據此以求之邀呵護於鬼神俾光
羽之復見是則余區區之志也夫沈氏之論學頗左右於陽明蕺山雖以
湯文正昇陸隴其並稱而尤推重湯公於湯傳論云當盛朝禮樂昌明之
會必有純德懿修嗣濂洛關閩之箕裘者公與陸稼書殆其人乎而公之
涯淡遠矣陸傳論云公與中州湯潛庵齊名公之力闢姚江也潛庵曰書
規之其言深切而有味予讀之未嘗不掩卷歎息也張楊園傳後附記云
清獻之婿曹宗柱述清獻昇石門

呂留

投分最契不啻一人及石門事敗

乃改修年譜盡滅去之此亦論世者之所宜知也劉伯繩先生傳論云蕺山之學大約圭臬文成而時有匡拂具補偏救弊苦心至考亭一瓢要未嘗規規也堅守集注者如孫邊谷陸稼書嫌其不合即以張弧文成者集矢蕺山持鋒甚厲先生乃不能自信陰加竄易拊合考亭惺日初仲升助之黃梨洲陋爲三家郵學究定王會圖諒哉由此觀之時風衆勢雖爲之式穀者猶不能不爲所牽此大過所目稱獨立不懼之君子也又拊記云詆蕺山者肇帛於宛平孫承澤前此未有也而平湖繼之承澤固蒙面賊庭者也平湖集中載有上孫邊谷先生書何啻碩儒魁憲豈喜其意見之同忘其立身之污乎侍講學士張瑤山真生字幹臣傳後拊記云呂六經爲聖人糟粕出程子詩而稼書誤指爲象山不細檢故也近人多踵斯誤觀諸所言則其不滿於陸可知論李洞初明性李球剛主之父顏習齋云講學而無用則不如弗講矣世上皆王文成爲禪爲霸皆不敢爭也然而有用也而世欲呂語錄說書之陋抗之不亦誤乎論沈求如管震標史拙修邊修諸

人云姚江帶水揚文成之波者橫山

徐

穎悟緒山

洪

竺

實趙麟陽

以

以

風節振之至施忠介

邦

身騎箕尾而完天地之正氣炳炳烈烈使後世不

敢輕訾文成者忠介砥柱之力也又云文成之學至海門

周

汝

石梁

陶

與

直目蓮池放生文雲谷功過格爲聖門學筌躡而諸先生皆爲所魅不能

覺也二史爲尤甚故劉忠端作人譜目匡之又云會稽人陶庸齋廷奎石

簣祖也箸正學演說力辨良知并嶺南體認之非石簣不特失其先學且

蒲伏而竄居湛然澄密雲悟座下而猶曰良知良知文成奪受之乎論沈

甸華

明更名

陳乾初

陳

云蕺山門下多氣節之士而契其微旨者癯癯如

祁彪佳世培吳麟徵磊齋劉理順湛陸況胤門美王毓著立趾皆仗氣死

難炳炳國史而於學術無所闡揚章公正宸何公弘仁葉公廷秀則韜光

滅響以肥遯終身故語言風旨不見於天下其斐然有文者莫如黃宗羲

太冲憚日升仲初董場元休又不免聲華徵逐之案持身亦時見瑕類甚

且操戈反躬如張考夫吳

名謙枚明傷沅劉撫吳麟
瑞之子忠節公麟裔兄子

之徒者尤不足論其

竺信謹守始終不渝者則仁和沈先生巋然爲魯靈光云論鄭休仲弘阮

公景兄弟

海鹽人端簡公慶之曾孫

屠安世

申秀水人

錢士虎

寅桐鄉人四子皆歿山弟子

云叢山曰誠

意之旨倡天下而後人以僞亂之緣改革之際其高弟多死亡或遠遁伏

匿無可質詢致蚨斌易混其子孫復不慎於區別家貧易餌聽人鼓簧爲

之朶增姓氏視爲無關輕重之事而叢山之派愈錯雜不可問烏乎其誰

定之云云皆羽翼王劉苦心別白商賈意稱先生熟悉勝國朝事章實齋

稱其古文爲一作家今所傳古調自彈集詩多論古今學術其論史樂府

斷刺是非凜然史筆亦頗與此相類

皇朝文獻通攷備其抗言在昔集一卷皆言七絕句爲其詠古之作頗能攷證

文史自打學識其所品許詩人

文人悉加排抵則其宗旨可知其所增記頗多異聞亦有卓識過人者如

云歷考古載籍皆以小學爲字學而宋人以幼儀當之則祇此與古人格

格不合矣何暇復論讀書窮理又云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中講章語錄

居大半乃宋元迂曲之儒所爲趙檇謙學範雖稍有異同面目不甚相遠

皆名言不朶惟於梨洲黃氏頗有微詞其傳有云先生時有近名之累每

皆名言不朶惟於梨洲黃氏頗有微詞其傳有云先生時有近名之累每

塗澤學術以相炫耀又苦貧不免請託以冀溉潤敝車羸馬時駐於權貴之門識者少之又云石門呂留良與先生素善延課其子既而目事隙相傳晚邨以金誑先生買郝氏藏書先生擇其奇秘難得者自買而目其餘致晚邨晚邨怒又晚邨欲刻劉戡山遺書致刻費三百金先生受金不刻而嫉姜定菴刻之增晚邨名於後晚邨愠甚輒於時文評語中陰詆先生爲僞學甚且遷怒陽明而先生亦軟之爲紙尾之學兩家子弟門人各樹幟而爭幾於讎仇而先生之名亦爲之稍滅矣張楊園傳又云攷夫於同門黃太沖憚仲升皆不慊心曰此名士非儒者也後仲升目僧服爲釋子所輒幾欲嗣法靈濟而太沖多爲鄉里所訾噉石門狂子規知之形于角罵譽望亦減人服其鑒又傳嗇廬先生山傳論云大開目死拒者三人李二曲顧亭林而先生尤峻黃太沖魏叔子則欣欣然食指動者也一日喪皆天之善全之其言可謂嚴矣蓋黎洲晚年名盛慮禍誠不免蹤迹近人其尻郡城時至有言其燭籠上題召試翰林者全謝山亦言黎洲所惜未

除黨人及文士習氣然予嘗見傅青主印章亦有曰徵辟博學鴻詞者蓋
滄桑黎獻誑名應召曰避弋人之籤不必深求也此傳叙黎洲學術雖不
及鮚埼亭集黎洲神道碑言之之詳然推之未嘗不至且極言其羽翼劉
門之功有云自先生倡甬上講經之會天下始蔚然向風皆知崇本經術
究聖人本旨而當時拘牽陋習不得而蒙之以尺蠲也先生之功於是爲
大又云先生之弟宗會歿先生爲壙志曰余兄弟二十年來家道喪失風
波震撼雖爲論者所甚惜然讀書談道窮巖冷屋要復人間擠排所不下
則嫣然於霜落猿嘯之夕者自信不目彼而易此也嗟呼此先生實錄也
是則知黎洲之深者矣沈氏黃黎洲先生傳論曰蕺山遺書皆嗣君伯繩
所綴輯於蕺山之言有弁洛閩齟齬者輒加竄改而其子孫志又甚之予
嘗親見藏藁本三人之手迹畫然則伯繩父子不得爲無過矣先生謂昔
之人不敢以燧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灑溼不
亦異乎烏乎先生之識遠矣又沈甸華等傳後增記云越中人士之刻蕺

山五子連珠可謂蒼無居人目此觀之則忠介之書經改而失真者多矣
道光間校刻劉氏之書目多爲貴於董氏場所輯全書四十卷外復輯遺
編二十四卷其中如五子連珠蓋非止一一數支離割裂令人厭其時主
之者沈霞西復粲及蕭山王恭甫曼專等不知別擇真贗雜陳荆楛弗剪
菁華消竭蓋宋元目來編輯昔人文集者往往掇拾它書搜羅墨迹致作
僞不經爲著作之繁甚至景譔妄補如柳集增龍城之錄長公編外紀之
文是何異目閉房之記爲論語所遺目陰道諸篇爲尙書失載即或言之
非僞而爬羅糞穢曰益丘山不亦可目己乎近更有刻人譜類記而求序
于詭遇之顯官誑名于學究之山長是猶乞狐父之盜錢曰封夷齊之弃
履其愚且妄爲已甚不特不足污蕺山之塵亦豈織簾肆中所屑顧者哉
沈氏潘東陽先生名開甲傳論云先生之論朱陸其大旨弁孫夏峰湯潛
庵相仿佛而語更簡穆溫溫者使人意消矣然而當時魁顧如張考夫陸
稼書方曰鄒國之息邪拒諛自荷而孝感熊相國儀封張尙書復爲順風

之評持鋒更厲囂囂者豈容一是魏其之汲黯哉至先生之學曰原本經

術有濟實用爲肯要即心性庸譚猶尙掃之况講章批尾之陋習足汚其

齒頰乎詹事崔定庵先生名勳林字玉階直隸新安人傳論曰南方之學自孝感平湖

兩先生提倡專以尊朱黜異爲第一義願應之者多場屋科舉之士於說

書評尾之外茫然無覩也北方風氣樸實士曰和平坐實爲務奉夏峰爲

歸宿而先生與潛庵起菴上蔡張沐蔡逸菴登封耿介耿與湯張開中州三大儒諸公羣曰躬行相

飭厲當世亦拱手宗仰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其言皆激而切予嘗論

之陽明之學誠不能無弊然無論其功在天地曰一身系明室安危淑其

教者如趙端肅孫清簡黃忠端施忠介皆爲千古偉人而鄉里並時聞風

興起如上虞四諫會稽二沈咸楮柱名教百折不回以存天壤之正氣其

門人弟子如東郭念庵南野陽和品節德性粹然無間擬之孫門亦幾入

室即世所訾嗽以爲王門之累者如趙文肅自吉焦文端並陶文簡周海門

雖流入禪雜宗旨大殊而亮節清修俱資世用徐義亭爲再傳弟子見道

未深而鋤去大奸力反弊政嘉隆之間卓然救時名目相視宋代洛閩大儒優絀何如哉至東林高顧首善鄒馮涂轍略歧厖胎則一其主持清議或有矯激之過而熹宗前後數十年危而不亡亦諸公之力彼河東甘泉最號爲正學者而一則委蛇於曹石一則獻媚於分宜其得失之明雖市中五尺之童不能欺也國朝之傳朱學者莫正於孝感莫醜於平湖莫大於安溪然孝感當聖祖廷議撤遣三藩之初力請停免姑息養奸幾詒大患使處文成之地則株守南贛不敢出一步而宸濠之禍成矣平湖立身無可議然足目爲循吏爲直臣不足目當大任安溪則身叢衆議無完膚矣睢州得君遠不如安溪之轉較之孝感久侍經帷恩禮稠必亦多不逮雖荷聖明保全終始與平湖略同而婁厄於讒不獲大行其志備兵於秦巡撫於吳皆僅及二稔攷其所敝設蓋已足冠當代善政流風近今未沫而世願以陸王少之是必循循於四書講章黜聰墮明不出聲息而後爲泆泗大宗考亭適子也夫分涂責效不敵如是宣聖復作取舍灼然蟬蛻

螻蛄宜可息喙而近日一孔之士目理學爲易託目心性爲侈談儼徽國
之游魂拾平湖之餘唾捕風吠景狂譎寐言究其所得何足當新建之興
皂而損日月之明哉烏乎可謂愚已章氏鳳梧論劉忠介曰神廟曰來吾
越冠進賢者越富貴如鶩逆璫之禍併功誦德者至十餘人而死詔獄者
止一姚江之黃忠端也自先生曰貞介之操倡明聖學士大夫後起者翕
然宗之及夫皇國崩陔而風概逾振仗節死義之士後先接踵北都則倪
文貞施忠介周文節南都之變同先生死者則祁忠敏王文學補周文學
卜潘布衣集渡錢塘蹈難而死者則余大宗伯推高兵曹俗葉孝廉慎高
文學明倪布衣敬朱布衣琦王布衣文傅布衣日陷金華曰越人禦敵死
者則張總鎮翼兄弟三人吳總鎮邦徐中軍琦魯王航海从亡而死者則
熊督師霖孫督師霖全髮隱居曰天年終者則吳通政從傅文學天絜身
遐舉莫可蹤迹者則吾宗督師正何御史作足迹不入城市曰農圃老者
則余邑令廷徐進士儀其它故國舊臣無一人入仕版經生杜門誦讀不

應制科者又比比而是也推其所自不得不歸先生風厲之功矣烏乎章氏之言吾越士夫所不可不知者也王遂東嘗言會稽爲報仇雪恥之鄉非臧垢納污之地今越中師資久喪積漸陵夷人不知名義爲何事繇是粵逆之變持節鄉邦者踰城逃竄搢紳之列無一死難且忻忻然輸貢賦賊庭願望進用秀孝之受僞職毒鄉里者不可悉數蓋由士不務學曰執利相崇尚於是紉袴小兒市井魁伯歆羨慕效蠅附蝨化不惜傾產破家以廁其伍遂乃虛冒階級沐冠盜輿翩翩接裾於縣令之庭而見者側目一方毒其蔓矣凶慝參會鬼域數出人怨神怒釀爲刀兵或死或生蒙面一轍越之名教掃地俱盡此王劉兩公所蒿目於九京者也

書南史郭平原傳後

同治三年十一月

長恭至行高義輝映史冊讀之如見三代鼎彝敬愛撫摩不能釋手乃里籍既著吾郡南史又非僻書而越士罕道其名蕭山亦迷所處迄今譚永興風蹟者許詢捨宅之寺江郎夢筆之橋附會侈張流連歌詠揭牌表里

常若不遑而獨楓郭氏孝行之居無有咨訪者夸流寓之風華昧本貫之
悖美問引船之域莫辨郭門溯運瓜之湖并迷竇水豈非文采之浮名易
傳懿實之庸行易沒雖有佳傳鮮肯究尋乎至於義行嚴門山陰先哲連
綴郭傳竝生元嘉而世期姓名亦無知者是可慨已長恭奉承賢父孝實
因家然世通瘞兒事乖倫理而迹既類巨姓又同前不應一族之中兩見
驚人之舉疑巨之行事不見漢書劉向孝子之圖既爲雁作干寶搜神之
記尤出無稽雖今古豔稱實繇附託漢人郭巨埋兒事僅見搜神記及太平御覽所引劉向孝子圖若長
恭者備食養親獨力營墓皆秉彝典不越常聞乃至恐裸耕之慢墓倍價
買田念家世之蒙旌大喪慟哭而三農之月束帶以向親五月之臨麥餅
以給食深達忠孝之禮有過經儒所爲出於顛眈眞非恒理惟因宅上之
種竹懼盜者之墜溝立橋令通採符置外既隣矯激又近專愚賢者之過
非可垂範者耳

四册八十
一頁下

書南史孝義傳後

光緒五年二月

余讀宋齊書孝義梁書孝行等傳及南史孝義傳而不禁廢書歎也乘彝之好人所共有當六朝之際朝廷日以秋殺爲事梟鏡虺豺接跋連踵而窮簷編戶之下乃孝義天至過人之行史不絕書此天心之仁不絕於天下亦生理之所恃以存者固不足怪吾獨怪夫時之人君亦皆表里旌閭賜粟振帛如恐不及其累世同居或同爨者亦皆蠲其調役而於己之兄弟子姓則斬艾如草丰絕不少顧惜豈真權勢之所迫如昔人所言周公管蔡不處於齊民遂不得保其白首歟抑祖制相沿以旌卹爲故事徇有司之奏聞而行之果不一以動其心歟蓋惻但好善之性雖極強暴者亦有時而一發故以北齊高洋之慘虐可謂全無人心者而其戒射臬畫人猶以日射人爲非南朝諸主齊明之惡甚矣高帝以諸子翼而長之又受武帝重寄而剝絕其子孫甚於敵仇然當誅戮方行必先對之以泣范雲爲言竟陵王子良諱夢之事而嗚咽流涕謂竟陵此恩不可負是亦有幾希之未滅者特其時居位者大率高門世胄夜氣楛亡甚於其君無能以

仁心感動發其天良者烏乎梁武簡文佞佛爲害然當其時骨肉之禍獨小此儒術既絕先王之教不行憂世者有不能已而用二氏者歟

三十一冊七十一

九頁下

書凌氏廷堪校禮堂集中書唐文粹文後文後

凌氏此論殊賦俗聽昌黎之文尙存秦漢縑縷凌氏目爲別派言亦未醜至謂便於空疎之學此自是學韓文者之過昌黎所爲豈空疏者哉又以姚氏取段文昌平淮西碑而不取昌黎爲深知文體尤矯枉過正之論姚氏蓋因歐宋新唐書盡刪唐代駢文激而出此若段韓兩碑其文具在優劣不可泯也然凌氏言文體必本勣偶卓識雄論自超前哲與並時儀徵阮氏並發斯旨示來學以津梁傳古人之秘奧欲究其略請得而言紀載之作尙書最古今文所傳已多偶句左氏國語遂沿其原嗣而先秦碑銘兩漢詔誥皆於渾噩之中寓裁琢之巧流及六朝愈尙華藻波靡遞下乃有風雲月露之譏西魏及隋已矯議變之狃于風氣卒不能革唐代韓柳

崛起竟成大家河東集中尙多偶體限于工力遠遜散文五季宋初人不知學所爲駢儷蕪糞窳陋規範莫存厭棄者衆子京永叔倡言復古大放厥辭天下翕然矣由是蘇曾繼起道學鍾興人習空言以便枵腹伸紙縱筆遂成文章不必排比爲功徵引爲博雌黃枚馬毛疵庾徐以齊梁人爲小兒呼南北史爲穢籍謬種沿襲大言不慙雖亦廬陵諸公所未料而持論太高因噎廢食追其弊始厥咎奚辭要之中唐以降駢偶散骸謂爲文章之衰則可謂非文章之體則不可也范曄沈約魏收姚察諸史彰彰或殘蔚乎可觀晉書南北史諸篇亦斐然美備而謂壞紀載之法被風流之罪周內詆訶不已僞乎景文至于改撰唐文以奇代偶通人之蔽意過其通迄今八九百年文章流別卒莫能正可喟也已

書陸剛甫觀察儀顧堂題跋後

陸氏心源儀顧堂題跋十六卷其中可取者甚多其書癸巳類稿易安事輯後謂張汝舟毘陵人崇寧五年進士見咸淳毘陵志又引建炎以來繫

年要錄紹興二年九月張汝舟爲監諸軍審計司以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入官詔除名柳州編管則汝舟既確有其人以李氏訟編管亦確有其事汝舟即飛卿之名妻字上當脫趙明誠三字高宗性好古玩汝舟必以進奉得官因進奉而徵及玉壺因玉壺失而有獻璧北朝之誣而易安有妄增舉之報蓋獻璧之誣人人代抱不平故李氏一控而汝舟即奪職編管汝舟無可洩憤改其謝啓誣爲改嫁認爲伊妻其啓即汝舟所改非別有怨家也則殊臆決不近理案嘉太會稽志載宣和五年張汝舟以降授宣教郎直秘閣知越州越爲望郡是汝舟在徽宗時已通顯乾道四明圖經載建炎四年張汝舟以直顯謨閣知明州兼管內安撫使數月即罷

載是年汝舟之前已有劉洪道向子恣二人汝舟之後爲繫年要錄載紹興二年九月汝舟除名時官止右承奉郎則仕宦頗極沈滯安見其以進

奉得官高宗頗好書畫未聞其好器玩易安金石錄後序言聞張飛卿玉壺事發在建炎三年九月十月間時明誠甫於八月卒高宗方爲金人所迫

流離奔竄即甚荒閭之主尙安得留心玩好令人以進奉博官汝舟之名與飛之字亦不相配合且序言飛卿所示玉壺寶珉也旋復携去則畫並不在德甫所安得安告朝廷徵之趙氏且要錄言時建康置防秋安撫使擾攘之際或疑其饋璧北朝言者列以上聞或言趙張皆當置獄是明謂言官所發飛卿方有對獄之懼豈有自發而自誣之理易安後序亦謂何人傳道妄言頌金是並無怨飛卿之事安得謂人人代抱不平易安故頌其妄增舉數以報復至謂其啓即汝舟所改尤非情理汝舟以進士歷官已顯豈肯自謂黜佞下才及視聽才分實難共處且人即無良豈有冒認嫠婦以爲己妻趙李皆名人貴家易安婦人之傑海內衆著又將誰欺雖喪心下愚亦不至此要錄大書右承奉郎監諸軍審計司張汝舟屬吏以汝舟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入官也其文甚明安得謂妻上脫趙明誠三字陸氏謂妄增舉數何與妻事朝廷亦豈爲準理則閩房之內事有難言增舉入官欺罔朝廷安得置之不理此等惟家人得知之故發即得實若

它人之婦何從知之惟易安必無再嫁之事理初排比歲月證之甚明今
即要錄所載此一節覈其年月更可瞭然易安金石錄後序自題紹興二
年元默歲壯月甲寅朔易安室題要錄系訟增舉事於紹興二年九月戊
午朔相去一月豈有三十日內忽在趙氏爲孀婦忽在張氏訟其夫此不
待辨者也又易安於紹興三年五月上使金工部尙書胡松年詩有孀家
祖父生齊魯之句則易安以老寡婦終已無疑義要錄又載紹興二年八
月丙辰是二十九日是月戊子朔後序題甲寅朔蓋筆誤甲寅是二十七日
或成是戊子朔甲寅脫戊子二字又朔甲寅誤倒古人題月日多
有此例易安好古觀其用直秘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趙思誠守起居郎思
誠陽紀職月名紀月可知誠明誠兄也則是時趙氏尙盛尤不容有此事要錄又載建炎三年閏八
月和安大夫開州團練使致王繼先嘗以黃金三百兩從故秘閣修撰趙
明誠家市古器兵部尙書謝克家言恐疏遠聞之有烝盛德欲望罷上
批令三省取問繼先則所云徵及玉壺傳聞置獄當在此時王繼先本姦
黠小人時方得幸必有恫喝趙氏之事而縶密禮爲左右之得白故易安

作啓以謝至張汝舟妻李氏或本易安一家與夫不咸訟許離異當時忌

易安之才如學士秦楚材者秦檜之兄名梓及被易安諷刺如張九成等者因將

此事遂之易安張九成爲紹興二年進士第一人其對策有桂子飄香之語易安因有桂子飄香張九成之譏亦足證其幾居無事

若方與後夫爭訟此離豈尚有此毅力弄狡猾乎或汝舟之妻亦嫻文字作文自述被夫欺凌歐

擊之事其訟妄增舉數時亦必牽及閩門乖忤自求離絕及置獄根勘得

實并遂其請後人因其適皆李姓遂牽合之李微之亦不察而誤采之俗

語不實流爲丹青遂以漱玉之清才古今罕儷且爲文叔之女德甫之妻

橫被惡名致爲千載宵人口實余故申而辨之補俞氏之闕正陸氏之誤

可爲不易之定論矣

書尹河南先生文集好惡解後光緒九年一月

余讀尹師魯好惡解曰甚矣世人毀譽之亟也觀人之色辭則是非紛焉

其色之莊也譽之則曰重而有守毀之則曰很而自恃其色之和也譽之

則曰易而兼容毀之則曰諂而求合其辭之寡也譽之則曰慎而讓善毀

則曰易而兼容毀之則曰諂而求合其辭之寡也譽之則曰慎而讓善毀

之則曰險而伺過其辭之博也譽之則曰通而適理毀之則曰奪而尙勝
烏虜由尹氏之言人之處世也不能無酬酢一嘖笑一出口無不爲世詬
者則君子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其人而不能自立者與必將闕視揣摩爲
戚施之面柔蓬籛之口柔脂韋巧佞隨人俛仰其賢智之過者必將遁於
莊周氏之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終紛然而無所定也於是曰爲
嬰兒者吾與之爲嬰兒爲無町畦者吾與之爲無町畦爲無崖者吾與之
爲無崖一出於陽狂玩世渙然無禮義之畔不幸而爲嵇康王僧達之流
其取禍愈速即幸而如阮籍劉伶畢卓者亦已爲名教之罪人身雖完而
節裂矣然則君子之處世也將奈何夫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卜子
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此數言者持身之要造次顛沛必於是
者也夫人心之不可測與所遇之不能一吾無術以知之惟竭吾之誠與
敬率性而行之而一人之好惡與一時之毀譽皆可以不計故孟子言橫
逆之來君子必自反曰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至再三自反而橫逆猶是

則君子亦不能不比其人於禽獸夫以吾相人偶之人而禽獸之此君子之所甚痛而聖賢不免爲是言者誠以吾之事已無可加而不能不與人相接使稍移吾意而冀人之盡吾諒則必漸變其誠與敬而高者入於玩世下者馴至媚世以說人將日畔於禮而與彼相安者吾亦儕於馬牛故不得不以禽獸絕之而曉然於彼之好惡於人無與雖日相接而人禽判焉所謂君子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也烏虜可不畏哉

三十九冊五十七頁下

書鮎埼亭集外編蕭山毛檢討別傳後

同治元年

西河固非醜儒而謝山罵之不遺餘力至訐發其陰私亦幾爲市井無賴之叫囂矣所云先贈公者乃謝山之祖父一卞老農耳何由而知西河學問之底蘊其言豈可據哉至篇中所列西河諸誤誠不能爲之解予嘗謂西河史學實疎又因惡宋儒性理空疎之學不讀其書遂并宋以後之史俱似未讀此所以來後人之譏彈要其經學文章不特吾郡之冠亦天下之傑也善乎阮文達之序西河全集曰議者以檢討好辨善言且以所引

證索之本書間有不合予謂善論人者略其短而著其功表其長而正其
誤若苛論之雖孟荀無完書矣有明三百年以時文相尙其弊庸陋譎僂
至有不能舉經史名目者檢討首出於東林蕺山空文講學之餘以經學
自任大聲疾呼而一時之實學頓起其推溯太極河洛在胡牖明之先發
明荀虞干侯之易在惠定宇之先于詩駁申氏之僞于春秋指胡氏之偏
三禮四書所辨正尤博至于古文詩詞後人得其一已足以自立于千古
而檢討猶不欲以留于世則其長固不可以一端盡矣其引證間有譌誤
則以檢討彊記博聞不事翻檢之故恐後人欲訂其誤畢世不能也云云
可謂先得我心者平情論之謝山乙部之學固精于西河至甲部則中可
容數十人焉公是公非自在天壤如其論定以俟後賢

書焦尾閣遺集後

同治十三年九月

焦尾閣遺集一卷同年王君禹堂母盧孺人所爲詩也孺人有賢行詩亦
清雅有法不假予言以傳而讀王君所撰行述及孫按察衣言所爲序有

不覺涕之泫然者始黃巖被寇孺人倉黃奔避及事平而孺人旋病其卒也王君方應試於杭州故君述之以爲至痛按察則言其太淑人之卒按察兄弟皆羈宦於外病久而不知既殯而始歸以爲痛猶有甚於王君者夫人不幸而遭大故莫不有難言之隱恨王君及按察之言蓋人子自責之常也若予之遭先太恭人之喪則誠有出於事理之外而百喙莫寬其臯者粵寇之陷紹興予在京師諸弟皆弱而病太恭人挈八口徙會稽之馬山轉徙山陰之柯山風鶴嗚警星夜奔走至於數日不得食以絺衣禦冬猶拮据以活家人家人竟以俱免而太恭人以勞致病矣病淩瀕危而予不知臬乙丑之夏予以假歸值大水薄田盡廢又出謀衣食而當事者又強挽之治海塘至次年太恭人已病甚時尙居柯山予羈郡城猶不得日侍疾間數日一省覲及治任歸而太恭人已不能言越二日而棄養矣悲夫當避寇時太恭人之憂危艱苦有百倍於王君所述者而予兵火隔絕搔指無效既歸矣菽水之養無一旬湯藥之奉無一日其始出也非仕

非吏其既歸也非公非私而劬勞之日畢終天之恨始矣嗚呼誰非人子
謂之何哉王君雖未親視琰歛而其出也以試事按察之在鳳陽以王事
皆不可與予同年語者至按察言其兄弟之再出非其親意然按察奉天
子命以監司准右按察之弟又入爲侍從顯榮光大以視予之傾家入醫
以博銅臭之末級又何啻霄壤而王君與按察之自述猶悲痛如是則如
予者又何以爲人也王君年少而惇行力學坐致通顯其所以慰孺人者
將未有艾今年識予於都下而屬爲一言予與按察亦故交也因略舉身
世之痛以復於兩君亦可以塞王君之悲也

二十一冊五
十八頁下

書沈光祿起元題水西書屋藏書目錄後

光祿卿太倉沈起元循吏善人也著有學古錄及古文而不知學水西書
屋者歷城周編修永年藏書處也光祿之言曰昔人以書治舉業今人治
舉業而廢書其言是矣又曰戰國叛道之書爲六經之蔽者幸假手於秦
火自漢迄今有訓詁之學詞章之學釋老之學術數之學小說之學漫汗

無紀爲害彌甚嗚呼爲此言者其將導世主爲秦政舉漢唐以來經師之注疏傳義盡畀之炎火而後已耶抑何甚猖狂無人心之甚乎古未有形聲訓故之不明而能通經者未有名物象數之不講而能知學者夫朱子理學之宗而或推爲集經義之大成者也然其言曰一書不讀即闕一書之義一物不知即闕一物之理此不特訓故不可略而詞章術數小說釋老亦在所不棄矣且經之須訓詁其事甚曠其功甚勞其效甚微昔人亦何好焉而必孜孜於拾遺掇墜抱殘守闕若甚於性命身心不得已者蓋章句不明即經旨晦文字不審則聖學疎節文度數形器之不詳則禮樂兵刑食貨輿圖均不得其要寧都羅臺山爲宋儒之學者也而其言曰訓故不明則文字根不真支離杜撰規矩蕩然是誠見其本者矣宋明以來解六經四子書者往往有文義不順近於害理傳教國朝諸儒深研古義旁通形聲多所是正讀學海堂經解一書博觀而要取之得失之故可以恍然矣若夫詞章乃學人之游藝術數爲方技之專門皆非無益於國家

者不口識小君子何譏必世人盡爲程朱則辟雍之地又何所容其俎豆
歟

越縵堂文集

卷七

會稽 李慈銘

跋舊拓武梁祠熒燹圖 光緒七年十二月

此象在王陵見漢使下方義士范贖左方右畫殿屋下一人榜題靈公後立一人似侍臣柱下一犬上有榜字已磨滅殿外一人作踈犬狀上有榜亦曼患蓋題彌明二字也左人祇存半身作傲斜狀有榜題曰靈輒趙宣孟蓋畫輒抱盾上車象也諸家無箸錄者近日山東碑賈來始有此象旁刻庚午補入四字云同治九年始出土然同年孫叔蕩吏部兒時得此圖於其外家章氏已云舊榻難得紙墨亦甚古其石與上方左方並無斷裂痕人物車馬俱有生氣與黃氏小蓬萊閣所撫唐榻相似豈明以前本相連至國朝斷落蕩沒故諸家皆不之見近又出土邪其右殿柱有題字二行曰宣孟晉卿輔輒醫藥靈公憑怒伏甲熒燹車右提明趙犬絕頃靈輒

乘盾爰發甲中凡三十二字憑者盛也厚也趁蓋即趁之異文或即趁字
趁者蹶也趁犬絕項及靈輒乘盾爰發甲中皆用公羊傳語公羊云祁彌
明逆而陵之絕其領何氏解詁以足逆闌曰陵領口也案領說文作領云
低頭也左傳領之而已杜注領搖頭也是絕領者絕其頭即絕項也不當
訓口公羊云有起於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此所云乘盾也惟公羊無靈
輒之名又醫桑作暴桑提彌明作祁彌明此皆用左氏傳漢世重公羊東
京以左氏爲古學此能參用之亦經師佳證也乘作乘與乘字祇爭一筆

此文躬乘爲酌怒從奴辨古音如輒與發爲酌項从江聲古音如貫與中爲
酌陰或亦即進字進者迫也左傳恒子昨聞林楚敗即進字之借攷工記亦
從柞杜注云暫者非
三十七册二
十四頁上
从走與从是

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跋

永和二年

光緒游桃之歲涂月同年孫叔蒲吏部持此本過余屬爲審定余未得所
謂翻本及西安翻刻本參證之無由凡決惟據此本而言則除西域之下
明是疾字非灰字立海祠明是海字非德字其碑本在巴爾庫爾

即巴庫爾

爾之旁淳爾譯言海即漢書所謂蒲類海也立海祠者如漢志所載益州
滇池有黑水祠上郡膚施有原水祠此類甚著若作德祠則無義矣叔非
頗疑覃谿言作狄作海者爲翻本余嘗謂古物惟其適情收臧惟其自意
耳此本字體雄渾古色蒼然亦非翻刻所不能必刻舟求劍

漢析里郡閣頌跋

建寧三年

此亦申如塤補刻本洪文惠隸釋所闕字如溢下爲滔川上爲陬皆尙隱
隱可辨育下爲子則不可識矣如塤所補者雖描摹字畫意在逼真而散
弱無結構視原本之渾逸相判天淵其造語亦淺拙明是以意爲之或疑
其別得舊搨不知以文惠之好古在南宋時尙不得見況如塤乎惟此實
是補刻非重刻陳子文辨之是也析里西狹摩崖至今完好而此遭竄亂
甚可惋惜明人之妄往往如是

跋昌陽石文

光緒七年十一月

右八分書曰昌陽摩崖陽宮六字徑約慮咫尺八寸山左碑賈云新出自

登州城外土中者昌陽兩漢志皆屬東萊郡縣以昌水得名地在今登州府城外昌山南浮字觀者皆讀爲嚴而細審右旁實無字畫疑是阜古文隳之變體然無所據也班志東萊郡下載祠祀最多史記封禪書所稱八神其陰主陽主月主日主四神祠皆在所屬縣又有松林萊君祠百枝萊王祠等名史之陽主即班志所謂日祠也昌陽雖不言有祠而新莽改縣曰夙敬亭夙者早也蓋其地亦或有日祠故有陽宮之稱史偶遺也然則層層或爲崇嚴之意或即嚴嚴之省文耳臨桂同年王舍人鵬運以此屬題聊以意說之

跋晉龔寶子碑

龔寶子碑額五行十五字云晉故振威將軍建寧太守熹府君之墓碑文十二行行三十字末又一行低四格云大亨四年歲在乙巳四月上恂立其碑文下空一格書立碑掾吏姓名凡主簿一人錄事一人西曹一人都督二人省事二人書佐二人幹吏二人小吏一人威儀一人凡十三行行

四字字皆八分其文云君諱寶子字寶子建寧同樂人也州主簿治中別駕舉秀才本郡太守春秋廿五寢疾沒官龔氏晉宋間世守南寧事無可紀此碑文甚清雅字尤遒美波磔穎發已開唐隸之風旬借恂字自來未見不合六書通段之法大亨爲安帝元興元年之三月桓玄自爲丞相改元大亨識者謂一人二月了是歲在壬寅至次年十一月玄篡位僭大楚皇帝改元永始次年劉裕等誅玄安帝復位仍僭元興三年又次前乙巳改元義熙是大亨安得有四年乃至乙巳四月寧州猶用大亨之號亦不可解晉宋志皆言郡守下置主簿錄事書佐幹小史等此作幹者幹之省文猶漢碑之省作午也小史作小吏甚分明容筆畫有誤宋志言今有西曹書佐即漢之功曹書佐省事蓋即錄事見於晉志都督之名不可解而其字兩見皆明作督晉志言荊州有監佃督此疑是賊曹捕掾及武猛從事弓馬從事之流而假督名宋志謂諸郡各有舊俗諸曹名號往往不同此類是也威儀亦不見於史或以大亨之號疑此碑之僞則又非也凡作

僞者必先按攷時代年月依而爲之晉安帝紀削大亨之號不書何反取
之自昭其闕乎碑文先略叙歷官而系以辭辭皆四言其末云爰銘斯詠
庶存甘棠而終以嗚呼哀哉亦它碑所罕見碑在雲南南寧縣咸豐初始
拓得之有江寧鄧文懋爾恒跋四十冊三十一頁下

劉宋寧州刺史爨龍顏碑跋

大明二年

碑在雲南曲靖府陸涼州之東南二十里貞元堡道光初阮文達總督雲
貴始於荒阜上得之因覆以亭爲之題識今聞其亭已毀碑亦仆矣爨即
爨字六朝俗體之一碑云君諱龍顏字仕德建寧同樂人子文詔德於春
秋斑朗紹繼於季葉斑彪刪定漢記斑固述脩遺訓爰暨漢末菜邑於爨
因氏焉迺祖肅魏尙書僕射河南尹遷運庸蜀流薄南入樹安九世百葉
雲興瑛豪繼體於茲而美祖晉寧建寧二郡太守龍驤將軍寧州刺史考
龍驤輔國將軍疑郡監軍晉寧建寧二郡太守追諡寧州刺史叩都縣侯
君承尙書之玄孫監軍之令子也本州禮命三辟別駕從事史學義熙十

年秀才除郎中相國西鎮遷南蠻府行參軍除試守建甯太守本州司馬
長史除散騎侍郎進無休容退無愠色忠誠簡於帝心芳風宣於天邑除
龍驤將軍試守晉寧太守襲封印都縣侯遷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享年
六十一歲在丙戌十二月上旬薨追贈中軍故吏建寧趙疑之巴郡杜叢
子等刊石樹碑褒尙然烈長子驥弘早終次弟驥紹次弟驥暄次弟驥崇
嗣孫碩子碩思碩疑碩羅碩疑碩疑碩萬碩疑碩俗大明二年歲在戊戌
九月上旬壬子府主簿益州杜叢子文建寧燕道慶作文共八百四字此
其大略也漫滅者數十字書體方勁在楷隸之間碑額二十四字曰宋故
龍驤將軍護鎮蠻校尉寧州刺史印都縣侯燕使君之碑據阮賜卿文選
樓詩注言碑額爲篆文此仍是楷書蓋阮誤耳又有碑陰此本失之寧州
即今雲南晉寧即今雲南府建寧即今曲靖府同樂即曲靖之南寧縣及
陸涼州爨氏不知所自始氏姓諸書皆不詳其族望戰國策二十二有魏
將爨襄則得姓甚早此云其先出於斑氏蓋不可信然亦足備一說謂斑

出於闕班與漢書叙傳同班本俗字此從古作斑者是也其曰祖肅魏尙書僕射河南尹攷林寶元和姓纂云後漢河南尹龔肅見謝承後漢書是肅由漢入魏者即此人也玩此碑文似肅之後人流轉庸蜀始籍南土龔顏三世皆官建寧晉寧二郡太守寧州刺史雖出於朝命已同蕃酋世襲之例當時羈縻荒遠若武都楊氏等類皆如此蜀志傅建寧大姓交趾刺史龔深華陽國志傅昌寧大姓領軍龔習蓋龔氏自漢蜀迄宋齊枝葉徧於南州世爲州長梁以後遂據其地名之曰龔蠻至唐又有東龔西龔之分新唐書言西龔至隋開皇時龔瓚之子翫襲位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沒爲奴唐高祖復以其子宏達爲刺史奉父喪歸龔氏遂微然攷鄭回所撰南詔德化碑載天寶末有南寧州都督龔歸王昆州刺史龔日進梨州刺史龔祺求州龔守懿螺山大鬼主龔彥昌南寧州大鬼主龔崇道等陷殺越雋都督竹靈倩攻破安寧是西龔雖微而東龔尙甚盛也自天寶以後地入蒙氏遂不可攷龔氏亦無有表見者矣碑文瞻暢其後系以頌曰巍

魏靈山至千載垂功凡四言二十八句言亦馴雅以後文句錯出頗不可讀有祖已薨背考志存銘記良頤不遂奄然早終嗣孫碩子等及故記之等語似其長子卒後嗣孫碩子等始立此碑故於頌後附記其事攷龍顏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丙戌卒而碑於孝武大明二年戊戌立相去十二年自爲後立無疑也劉宋石刻惟此一事不獨爲溛南第二古物也

跋梁釋慧影造象

光緒七年十二月

此象同治戊辰元旦石門人李嘉福始得之於吳門北朝造象甚夥南朝惟齊永明元年一石論者猶疑其僞亦祇寥寥數字耳此象背文云梁中大同元年太歲丙寅十一月五日比丘釋慧影奉爲亡父亡母并及七世久遠出家師僧并及自身廣及六道田生一切眷屬咸同斯福凡五十四字記辭詳雅字有漢魏八分遺意較永明象記鋒稜秀出者迥不相侔蕭梁象教最盛得此足傲北土田者衆也故元田爲畜足徵古誼中大同之號起於丙寅四月至次年丁卯四月即改元太清時武帝方再捨身同太

寺未幾而侯景變作然則奉佛之效何如邪三十七册二
十五頁上

跋魏鄭道忠墓志

後魏鄭道忠墓志楷書所見翦標本無從得其行款字數其文曰有代正

光三年歲次壬寅十二月己未朔十四日壬申故鎮遠將軍後軍將軍鄭

君墓志君諱道忠字周子熒陽開封人周文王之裔鄭桓公之後魏將作

大下有之十世孫也本枝碩茂附莠下有冠冕相仍風流繼及清靜爲

治化洽粉榆口考禮鑄泯疑案此數語述其祖父爲諱
者詞裂致脫落則到其文不全愛留海曲君口

口粹載挺珪璋美行著於下有盛於冠口太和在下有海斯歸

理翰來儀擇木以處下有高陽王國常侍所奉承相其人雖義在策名而

醴邀循即循字古循循二字通用此
下當有微字其下又闕二字任重口職惟下有衛尉丞加明

威將軍抑而爲之非所好也會五營有缺俄意在焉事等嗣宗聊以寄息

徙步兵校尉本下有中正遷鎮遠將軍後軍將軍君氣韻恬和姿

望溫雅不以口否滑心榮辱改慮徘徊周孔之門放暢老莊之域澹然潛

曰下闕競當塗天道茫茫仁壽無證春秋卅有七以正光二年十月十七

日卒於洛陽之安豐里宅知時識順臨化靡傷啓足在言素儉爲令古之

君子何以尙茲越十月廿六日窆於樊陽山口兆乃銘石泉塗式昭不朽

其下銘辭翦落更多不及備載魏自太祖建國曰魏而其邦人多沿代名

至今碑刻流傳魏代大代之稱婁見壬寅爲梁武帝普通三年魏孝明帝

正光三年是年十一月己丑朔十二月己未朔與史皆合惟碑文言道忠

以正光二年十月十七日卒廿六日窆而此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者當

是立石之月日然標之於首爲碑例所絕無道忠事無可攷其字周子取

忠信爲周之誼樊陽字作樊从火足證古人樊澤洙爲樊等字皆不從水

作榮近儒金壇段氏之說甚塙魏將作大下字闕攷後漢書鄭太傳云河

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三國志魏鄭渾河南開封人高祖父衆兄太書

太傳百衆曾孫此云高祖父衆小不合渾官至將作大匠此大下當是匠字然則渾之十世

孫也魏書北史鄭羲傳皆云榮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羲子

道昭今山東萊州鄭道昭所書碑甚多道忠雖同道字行而碑云渾十世孫與道昭尚差一世下云太和在御薄海斯歸是道忠於孝文時由南齊入魏非幼麟六房世仕北者比矣丞相高陽王者文獻王雍也丞承古通用否上闕太字滑即汨字古亦通用

周書鄭孝穆鄭偉傳皆云榮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十一世孫孝穆皆合傳爲義兄連山之曾孫亦義從曾孫也

四十二頁下

後魏咸陽太守劉玉墓志銘跋

孝昌三年

劉玉史無可攷志稱其爲弘農胡城人考魏避顯祖諱改弘農郡爲恒農郡屬雍州後屬秦州此即漢之弘農郡也又分置西恒農郡領恒農一縣即漢之弘農縣也明帝孝昌中置西恒農陳留二郡

此并二郡名爲一郡當時僞置以居流人

故有此名實止一郡也

領恒農胡城南頓三縣屬潁州其地在今安徽潁州府竟胡

城在今阜陽縣竟古之胡子國也

魏時潁州亦有恒農郡及東恒農郡恒農當在今河南南陽府竟東恒農當在

今陝西興安府湖北鄂陽府之竟又潁州亦有東恒農郡其地亦當在今安徽內東魏孝靜帝興和中又於潁郡立義州置恒農郡在今衛輝府

是即皆不作弘此志直作弘農不避魏諱孝昌三年歲在丁未而云丙午

皆似可疑其志文先曰遠祖司徒寬之苗而後叙其從李陵出討匈奴同沒於邊攷劉寬爲漢靈帝時司徒計去陵降匈奴已二百六十餘年此文自是當時不識古今者所爲觀其首云厥初基胄與日月同開其語甚誕不足責也玉之曾祖名初万頭祖名可洛侯皆夷狄之名魏人有車路頭叱列頭費也頭等名北狄種類有烏洛侯部是玉之姓劉亦衛辰庫仁之比故初万頭授爲阿渾地汗蓋亦匈奴之別一小部落其父名獨略之又

不載玉之行事官闕但云假咸陽太守蓋不過以部類羈縻之其中頗有不可解語而字有八分遺意匈奴作凶奴勳迹作薰迹雖諧聲不異而古未見有通用者亞作𠂔獨爲近古茅土作矛土是省文朕讀平聲叶入庚部實叶入眞部皆古音之塵存官作管則俗字矣

後魏比丘法生爲文帝及北海王母子造像銘跋

景明年

此亦龍門造像之一在宣武帝景明四年北海王詳獻文帝子其母則高太妃也時詳方以太傅司徒錄尚書事至明年正始元年五月即被廢死

然則奉佛之報安在哉銘文甚清雅爲造像中所廬見字尤渾厚古逸得
鍾太傅遺法其首云夫抗音投澗美惡必朗振服依河長短交目斯乃德
音道俗水鏡古今其抗音之音乃景字之借德晉之音乃蔭字之借兩字
皆借用也下云傲逢孝文皇帝專心於寶又遇北海母子崇信於二京寶
上當脫一三字方與下二京相對又云思樹芥子庶幾須彌亦佳語也

魏驃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尙書令李憲墓志銘跋

元象元年

憲魏書北史皆增其祖順傳史稱順趙郡平棘人而志作趙國柏仁人攷
漢志平棘屬常山郡柏人屬趙國晉志平棘柏人俱屬趙國魏地形志則
平棘屬趙郡柏人屬南趙郡柏人今順德府之唐山縣平棘今趙州之南
竟與唐山接壤故可通稱其作柏仁者據元和郡縣志謂後魏改人爲仁
蓋人仁字本通今地形志仍作人此當從碑者也其曰大父太尉宣公即
順也史稱順追贈太尉公高平王諡曰宣王此作宣公者當時以三公爲
重不以王爵爲貴其曰考安南使君史稱憲父式官平東將軍西兗州刺

史漢陽侯攷魏晉及南北朝將軍有四征四鎮四安四平之差魏官氏志
四安第二品下四平從二品上式以非罪被誅史不言其後有褒贈據此
則當是追贈安南將軍可補史闕其曰初在庚寅遭家多難云云即指式
兄弟被誅事惟事在顯祖皇興四年歲在庚戌此作庚寅偶然筆誤其曰
有客汲□□勇義忘身云云指當時城匿憲事汲是此客之姓攷魏書節
義傳云汲固東郡梁城人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至
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
豈殊遂潛還不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闔抱憲歸藏事尋泄固乃攜憲遁
遇赦始歸憲長育十餘歲恆呼固夫婦爲郎婆憲傳止言式兄敷之子伯
和走竄被執伯和之子孝祖年小臧免而憲事略之其曰祕書內小者即
祕書中散蓋當時之俗稱餘叙內外歷官皆與史同惟出爲趙郡內史本
傳作趙郡太守攷獻文帝子趙郡靈王幹累世襲封漢晉以後凡郡爲王
國者太守皆稱內史魏收地形志序云內史及相仍代相沿魏自明莊寇

難紛糾攻伐既廣啓土逾衆王公錫社一地累封不可備舉故總以爲郡是魏書之概作太守者乃從便文此作內史爲是又出爲趙郡時加建威將軍及由趙郡徵爲大將軍長史吏部郎中以憂去又徵爲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固辭不起皆爲史所不載憲以明帝孝昌二年鎮壽陽爲梁兵所敗以城降旋求還國既至下廷尉三年秋憲女壻安樂王鑿據相州反靈太后以鑿心懷切脅遂賜憲死此志亦叙淪陷之事而云吳人雅挹風概義而還之乃盤水壑纓自拘司敗雖孽異人生而禍從地起知與不知莫不銜涕不言鑿反之事以爲之諱所載贈官悉與史同惟不言出於孝武永熙中耳長子希遠爲州主簿史亦略之又子長鈞字孝友開府參軍其不載長鈞之字又稱其與和中爲梁驃騎府長史與和在元象之後蓋其後所歷官也志先出長子希遠次出子長鈞其下曰第二子希宗第三子希仁第四子竊第五子希禮蓋長鈞是庶長子故不列行次史稱憲壽陽之戰遣長鈞將兵又稱其爲希遠兄斷可識矣史又於希禮下別出一

行云希遠庶長兄劍興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此志既無劍名而時地與
官又皆與長鈞同蓋史之誤文實即一人也志稱其夫人河間邢氏州主
簿肅之女希遠妻廣平宋氏吏部尙書弁之女長鈞妻河南元氏司空公
孟和之女希宗妻博陵崔氏儀同三司楷之子希仁妻博陵崔氏儀同三
司孝芬之女騫妻及希禮妻皆范陽盧氏又憲五女長長輝適博陵司徒
靜穆公崔乘之子龍驤將軍營州刺史安平男仲哲次仲儀適勃海侍御
史高□之子翼州司馬□次叔婉適博陵廷尉卿逸之子兖州刺史漁陽
縣開國男巨次季嬪適尙書左僕射安樂武康王元銓史作之子司空公
安樂王鑿次稚媛適滎陽青州刺史鄭瓊之子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道
愷皆史所例不能詳古人若北齊盧懷仁著中表實錄二十卷見北齊書
南齊有永元中表簿六卷梁有大同四年中表簿二卷俱見舊唐書近儒全
謝山嘗輯歷朝人物親表錄蓋衣冠門地世爲婚姻亦別流品者所不可
不知故詳箸之以資采摭又以見婿婦之父牽連入志古有斯例非元明

人所瓶不得動以韓歐法繩之志文極華瞻銘亦典雅近年出土之石最
有關係者通體完善其漫滅者僅十三字可貴也憲葬於靜帝元象元年
故此碑或以東魏目之

東魏比正洪寶造像銘跋

天平二年

此銘字亦頗似鍾太傅旁爲方格無一漫患其文有曰務聖寺檀主張法
壽於熙平二年捨宅造寺息榮遷修和行慈仁孝刊石建像檀主即檀越
熙平爲孝明帝年號榮遷等蓋其四子之名其起語云霽真支郭霽即靈

字郭即廓字

廓本俗字依說文當作廓

東魏輔國將軍齊州刺史高湛墓志銘跋

元象二年

湛與齊神武同族同時又與神武之子武成同名而史籍泯然采同姓名
者亦未之及志叙湛終於家而靜帝詔有臨難殉軀奄從非命之文殉軀
與捐軀異此謂其守南荊州時忘身徇國遂以勞死也錢竹汀惜碑不著
其死於何人之手王述菴辨正之王說是也清人作清公以指高克不知

何據其云慕申穆之遺風者謂申公穆生云追牧馬之逸藻者牧是枚字之誤謂枚皋司馬相如也

又跋

阮文達謂孝靜詔中字而不名尊之是制詔異例案自後漢迄南北朝人往往以字行當時公私稱謂率多不別故北齊書斛律金傳顯祖詔金第二子豐樂爲武衛大將軍豐樂名義自有傳而詔亦稱其字非尊之也范書陳志中往往稱人字後人譏爲非史法不知當日紀載固如此也觀唐時若房元齡高季輔溫彥博程知節秦叔寶尉遲敬德多以字行是唐初風俗尙如此

東魏太保太尉公劉懿墓志銘跋

興和二年

此即劉貴也死於東魏時而爲高齊功臣配享神武廟惟魏書齊書北史皆作劉貴不書其字而此稱名懿字貴珍蓋貴本傾亂武夫目不知書或嫌懿字繁重而以字之首一字行耳史稱貴爲秀容陽曲人而此作宏農

華陰人系籍迴別考秀容爲今山西之忻州陽曲即今太原府陽曲縣

此縣

治已屢易今縣非復昔縣惟縣境總不相越耳魏書地形志秀容郡所領無陽曲而陽曲隸永安

郡其隸秀容不知何時史亦無可考又宏農亦不避魏諱或疑此志當作於齊時志明書貴以興和二年正月葬斷無後始埋銘之理且其銘末書子婦爲大丞相高王之女則非齊時明甚此皆可疑者也其曰祖給事父肆州皆不書其名史稱貴父乾贈肆州刺史其祖名則不可考文云德潤於身則給事亦是贈官耳其載貴歷官皆與本傳同云大將軍騎兵參軍者大將軍即爾朱榮傳作爾朱榮府騎兵參軍志不出榮名蓋有所諱傳言貴爲榮所任遇又爲爾朱世隆抗莊帝行臺元顯恭及神武起義始叛從神武故志文一槩略之第一酋長爲史所失書當時有領兵酋長治民酋長分第一第二第三之差魏齊功臣多兼此官見於魏書高湖爾朱榮等傳及北齊書神武紀斛律金等傳又趙郡王琛傳言領六州九酋長大都督蓋酋長領降附諸部落故多以雄豪武人爲之隋志流內比視官第

一領人酋長從第三品貴所兼者即此也其除直閣將軍左中郎將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驃騎將軍驃騎大將軍皆爲史所略卒之年月及所載贈官悉與史合史言其諡忠武志獨闕之志稱其葬於肆盧鄉孝義里攷肆州本治秀容肆盧舊爲郡太平眞君中入於秀容爲屬縣其地即在今忻州西而地形志於秀容下注曰有肆盧城蓋即貴所葬之肆盧鄉凡大中正中正皆取本州之人貴爲肆州大中正卒又葬肆盧則史稱爲秀容陽曲人者固確而此碑題額稱貴兼郟肆二州大中正郟即陝之俗非河南郟縣之郟此郟自古未立州名地形志陝州領恒農郡此漢之弘農郡而華陰縣自東漢以來皆屬弘農元魏雖屬華山郡而地望不隔故可通稱或貴占籍兩州因以傳志互異也志稱貴妻常山王之孫尙書左僕射元生之女考魏昭成帝孫遵封常山王至遵孫陪斤坐事國除陪斤弟忠官右僕射忠子暉官左僕射陪斤子昭贈左僕射又遵五世孫文遙暉之子北齊左僕射此外無爲僕射亦無名生者蓋亦是贈官史偶佚其名耳其稱長子元孫嗣子洪

徽皆與史同元孫官至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都督肆州刺史而史止云員外郎肆州中正洪徽官散騎常侍千牛備身而史云齊武平末假儀同三司奏門下事又洪徽外尚有次子肆主簿徽彥少子徽祖二人元孫娶司徒公元恭之女洪徽娶神武第三女皆足以裨史闕其文整齊完美蓋出其時能手若溫邢之徒貴寵位甚盛而文止列叙官爵絕無事實惟入後君自解巾入仕撫劍從戎至降年不永奄從晨露以虛辭美其行能亦不過十數語又其贈官位極公師而止稱之曰君此非後世所及者也北碑多俗繆字此獨無有惟莊壯皆作汪耳

又跋

此碑道光時出完好無一闕泐惟名字郡縣與史不同故好古之士爭寶是碑而無人知爲即劉貴者余按其官階而得之爲之大快錢王不作讀史益稀片石韓陵與誰共語其郡縣之異前跋已詳之其名之異前跋謂是武夫所爲此語非無稽也高齊時如斛律金不識金字指屋角爲之庫

狄干署名作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雖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爲吉而後成其外足證貴不稱懿而稱貴者蓋亦嫌署名字不便故也後人不可因史而疑碑亦不可据碑而疑史自非善讀書人不必講此事也

東魏勃海太守王偃墓志銘跋

武定元年

此志光緒元年三月始出於山東陵縣東門外之劉家莊有碑額篆書陽文曰魏故唯此字左翻當是勃字海□王君墓銘文曰君諱偃字榮虎太原晉陽人祖芬安復侯駙馬都尉相國府參軍給事中太子虎賁中郎將江夏王司馬帶盱眙太守父五龍右衛將軍兗冀二州刺史新淦縣開國侯偃由奉朝請遷給事中右衛將軍光祿勳廬陵勃海二郡太守武定元年閏月卒案是年閏正月年七十五葬於臨齊城東六里偃三世通顯而魏齊諸史皆無可攷此志文辭份雅北碑中所廬見字尤古秀極有篆隸瀟首尾無一剝蝕近日出土之石以此爲最志中如狄作拔盱眙作盱眙淦作淦皆譌變字蓋作噓老作尅是魏世行用俗字其云化潭禽筆潭即覃筆即韋用詩行

葦爲公劉恩及草木三家舊說也銘辭有曰如彼瓏瑛聲價遠聞隨侯作瓏瑛因其爲珠而偏旁皆加玉此古人隨事制字之遺意如齊有丁公而說文引作玨以諡爲作主之用而天子諸侯用玉石作主也近歲山西新出之孟鼎銘文王武王作玨玨皆其例矣

跋北周張端姑墓志

此志楷書首一行低一格題張端姑墓誌文云端姑姓張氏原州長城縣人柱國大將軍澄女孫鄧州刺史用之女也案原州以魏正光時即高平縣置州詩之所謂太原也自是迄元皆曰原州今甘肅固原州也魏書地形志言原州領高平長城二郡高平領高平里亭二縣長城領黃石白池二縣無長城縣惟元和郡縣志云原州平涼縣後魏爲長城郡長城縣之地今此志明作長城縣足見伯起書於地理據武定版籍所失多矣周初八柱國十二大將軍最爲尊顯其姓名載周書北史李弼等傳論後云其時念賢王思政亦爲大將軍而不與此數厥後拜柱國及大將軍者寔多

要皆以元功積閱得之張澄姓名獨無可考爾時張氏顯者甚少蓋史之
佚者不知其幾也又云刺史有六女端姑其第四天和四年二月五日亡
於鄧州官舍年十有九其年十月廿八日歸葬於高平之鎮山考天和四
年爲武帝即位之九年歲在己丑二月辛酉朔十月丁巳朔也高平縣爲
高平郡所治隋志元和志皆云魏太延中改爲平高据此志則高平之名
未嘗改矣志文簡質無一儷飾之語亦無銘辭猶見古法其字畫極謹嚴

凝重北碑中所僅見後來褚顏兩文忠皆胎息於此

隋志平涼郡百泉縣後魏置長城郡及黃

石縣西魏改黃石爲長城縣大業初改百泉是長城名縣起於西魏伯起仇視關中宜所不錄唐承西魏最概備後魏耳

十四頁上

北齊定國寺碑銘跋

天保八年

定州定國寺碑文駢體凡一千九百五十四字銘辭四言凡八十八句碑
文言定州朱山有禪師僧擣於此瓶寺廿有餘年趙郡王高叡更造塔鑄
像考叡爲神武弟趙郡王琛之子北齊書本傳言叡以天保二年出爲定
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三年加儀同三司碑僭使持節都督定

幽安平東燕滄瀛諸軍事撫軍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皆與史合又曰□

此字漫滅
蓋是下字

車迄今初歷七祀考本傳言七年改滄州刺史

八年除北朔州刺史此碑作於八年而稱其尙在定州似當以碑爲正也碑文極頌叡之善政案高齊文襄文宣武成兄弟窮凶極暴犬彘不爲而諸王則多賢者叡與神武子彭城王浥任城王潛文襄子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皆一時之雋叡浥咸稱良牧而叡尤賢此碑悉力鋪張當非溢美碑末自云無愧之辭蓋不虛也文極博麗高縉運事警切徵用內典甚夥銘亦佳語絡繹北史祖珽傳云並州定國寺新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乃給筆札二日內成其文甚麗可知當時隆重佛事琳宮紺宇侈耀鴻文此碑亦必邢魏陽祖諸人所爲惜寓齋無書各家文集又佚無可考耳書法嚴重亦歐虞之先聲碑於道光時出土吳荷屋中丞筠清館已箸錄惟玩碑文前述朱山之勝後曰定州定國寺禪師僧擣身重戒珠云

云其後乃述叡之行事德政以及崇信佛法而曰因以其寺名粵□□宣
尼論至道之時乃有斯稱軒轅念天師之教且苻今旨粵即曰字下二字
漫滅當是寺名下又曰寺去州城餘二百里疑朱山不在定州而僧擲本
爲定州定國寺僧愛此山閑曠因結禪室叡始爲之置田立寺名其字雖
不可辨決非定國二字且以宣尼四語文義推之亦非定國之義故荷屋
題爲高叡修佛寺碑不云定國寺碑也

碑在今靈壽縣翁取贈復初齊集
有跋題作北齊祁林山寺碑云黃

小松始拓得之地
僻多虎不可再拓

北齊雲門寺法勲禪師銘跋

大輿
二年

文偁禪師俗姓張氏河東伊氏縣人年六十九臘大寧二年歲在壬午正
月五日薨於雲門寺奉殯龍巖考武成以大寧二年四月改元河清此在
正月故猶稱大寧臘不知何字疑即臘也僧死偁薨亦爲瓶見魏齊隨唐
崇奉緇流往往有此僭妄形於文字宋以後則無之矣其文甚雅鍊亦續
宏明集者所當極采八分書勢兼篆籀尤飛動可觀北齊石刻分書此爲

僅有石新出土首尾完好行字間方格井然其字鉅鹿作鉅鑿移作移邪

作耶朽作朽皆當時俗字測作側是通假字泗作四

文有曰樓雲雨四悲木啼吟樓雲雨四者

謂與而兩如涕泗也

考四字古只積畫作三今說文以三爲籀文四爲古文四爲

篆文或有以四爲即鼻泗字象形者此作四亦可證古有是說也代作伐則誤筆矣

隋鳳泉寺舍利塔銘

仁壽元年

文云仁壽元年歲次辛酉十月十五日乙丑皇帝謹於岐州岐山縣鳳泉寺奉安舍利敬造靈塔願太祖武元皇帝武明皇太后云云是隋文所自爲者也未有舍利塔下銘五字文字精絕無一筆率尔跳行空格規制謹嚴自是當日廷臣奉詔所爲非同草野繙徒隨意刻石故超出於諸塔銘數等極可愛翫

跋舊搨比干銅槃銘

光緒七年十二月

此搨紙墨甚舊字畫渾厚頗與各家所撫詰曲細折者不同叔苒得之茗

中書賈以爲宋搨也此銘真僞聚訟紛紜然不特比干無據篆法茂密姿致亦必非三代物銘凡四句十六字其首四字舊釋作左林右泉或作右林左泉今按第三字作𠄎古人右作𠄎左作𠄎此从𠄎作偏旁則爲左字無疑下已有工形是借左助字爲之亦非三代文字之一証其首二字及第二句釋作前岡後道四字惟道字略具𠄎形餘不敢質矣後二句釋作萬世之齡於焉是窳字畫皆尙可辨古無齡字或段幹段令爲之此文作𠄎左似上作止下象古文𠄎形右明作令可知秦漢間已有齡字禮記與我九齡不必穿鑿曲說然即此更可證非比干時字矣舊釋作靈謂靈齡通借亦是一說或釋作宐作藏蓋不識字於字古文象鳥形亦可放悲或釋作茲亦謬也然玩此二語豈殷周人語耶要之此銘自是秦漢人所爲此本蓋宋政和間鳳翔新出土時所拓不特非明萬歷間重刻本亦非元延祐間臨撫本是亦可寶也

三十七冊二
十三頁下